

吴克敬 著

初

初婚

婚

西安出版社



初婚

吴克敬 著



中国作家协会
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

重点扶持作品



西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初婚 / 吴克敬著. -- 西安: 西安出版社, 2010. 12

ISBN 978 - 7 - 80712 - 731 - 4

I. ①初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00177 号

初 婚

著 者: 吴克敬

出版发行: 西安出版社

社 址: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

电 话: (029) 85234619

邮政编码: 710061

印 刷: 西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960mm 1/16

印 张: 26.5

字 数: 380 千

版 次: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

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712 - 731 - 4

定 价: 33.00 元

△ 本书如有缺页、误装, 请寄回另换。

第一章

你是娘心上掉下的一块肉，娘把你抱着，抱大了，抱不动了。娘抱不动你就得寻个人来抱你。在娘把你抱在怀里时，你是娘的女儿，娘把你当女儿待哩，乖了是娘的女儿，疯了还是娘的女儿。可你这一出门，就由人家抱了，抱在人家怀里就成了人家的媳妇了，人家就要把你当媳妇待哩。给你寻下抱你的人，好抱了是一辈子，不好抱了还是一辈子，就看我娃的命了。

谁的娃娃谁抱上。娘亲豆菊芳说这话时眉头皱了一下,任喜过听见了,也看见了,她眼皮子一软,就又滚落一串泪蛋儿。任喜过知道,娘亲豆菊芳说过这句话后,还会继续说的。娘亲豆菊芳把这些话说了好几遍了,娘亲豆菊芳说,你是娘心上掉下的一块肉,娘把你抱着,抱大了,抱不动了。娘抱不动你就得寻个人来抱你。我给你说,你还不能怨娘,你要听娘话哩,在娘把你抱在怀里时,你是娘的女儿,娘把你当女儿待哩,乖了是娘的女儿,疯了还是娘的女儿。可你这一出门,就由人家抱了,抱在人家怀里就成了人家的媳妇了,人家就要把你当媳妇待哩。娘给你寻下抱你的人,好抱了是一辈子,不好抱了还是一辈子,就看我娃的命了。

娘亲豆菊芳给任喜过寻下抱她的人是谁呢?是谷寡婆村的谷梦梦。

谷梦梦年前顶着漫天的大雪,来麦禾营村给任喜过下“日子”。那天的雪可真大呀!谷梦梦来到任喜过家里,他几乎就是一个雪人了。任喜过的娘亲豆菊芳欢喜谷梦梦下“日子”,她颠颠地迎住谷梦梦,让谷梦梦站屋门口,返身进到屋子,拿起一把扫炕的笤帚,出来给谷梦梦拂扫满身的落雪,把新衣新帽的谷梦梦从雪中拂扫出来,这才从谷梦梦的手里接过“日子”。“丈母娘爱女婿,前院后院拉母鸡”,沿着渭河边的村子,都是这么说丈母娘的。女婿娃来了,丈母娘拉住母鸡做什么?鸡屁股掏蛋给女婿吃呀。这可有点巴结女婿娃的味道了,有什么办法呢?疼爱着的女子就要交给女婿娃抱了,丈母娘巴结女婿娃,也是为女子好哩。接了“日子”的娘亲豆菊芳,按着一个丈母娘的本分,留谷梦梦在家吃了一顿饭,把谷梦梦喜滋滋打发走后,就给任喜过说了这一通话。此后的日子,娘亲豆菊芳逮住任喜过,不论手里是忙是闲,都要把她说过的这通话,带着十分的歉意,还带着十分的警告,给任喜过说一遍。初听,任喜过不仅不哭,甚至还要嘻嘻地笑的。

任喜过笑着说:“给自己找理由吧?娘哎,你是不想抱我了,把我往门外推哩。”

娘亲豆菊芳知道任喜过是给她撒娇的,说:“那我给家里栽个桩,把你拴在娘家好了。”

可是“日子”近了。这是谷梦梦下的“日子”,谷梦梦是娘亲豆菊芳给任喜过选定的女婿娃。谷梦梦没敢自己做主,他给任喜过下的“日子”,也是他听两家老人商定下的。这个“日子”可不一般,换帖换来任喜过的生辰八字,封上礼钱,交由算命先生查阅万年历,按照天干地支掐算出来的“日子”,这样的日子是要称好“日子”的。算命先生把好“日子”写在红帖子上,谷梦梦捧在手里,去绛帐镇买了水晶饼、蓼花糖、天鹅蛋等五色礼品,谨慎小心地下给了任喜过,这就把他和任喜过结婚前要走的程序全都走完了。他俩就等着这个好“日子”,放花炮、拜天地、闹洞房了。

好“日子”就定在正月初六。在初五的晚上,任喜过天不明就要上路了,也就是说,任喜过就要真的离开娘亲的怀抱,扑进谷梦梦的怀抱里了。这时候,任喜过再听娘亲豆菊芳说那些话,她便乐不起来了,一串眼泪下来,就像冲决了一条大河,喷涌而出的是更大的悲流。

娘亲豆菊芳伸手去拍任喜过满是泪水的脸蛋,只是轻轻的一下,就把任喜过拍软了,软得像一堆柔柔的棉花,倒在娘亲豆菊芳的怀抱里了。

瓦数很小的一盏电灯泡,亮亮地照着任喜过娘儿俩,也照着屋子里为任喜过准备的嫁妆。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五年的中国,乡镇政府已经取代了人民公社,村组组织也取代了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,包产到户,大锅饭让位给了小锅。任喜过娘儿俩知道,这是离她们很远很远的一个叫小岗村的村民,暗夜里集合起来,在一页粗糙的白纸上自发按上红手印,冒险率先实行的一个农业生产新模式。中央政府,肯定了小岗村的做法,推广开来,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。别人家怎么样,任喜过娘儿俩不敢说,她们家是大变样了,如不然,怎么能给任喜过准备那样亮眼的嫁妆呀!洗衣机是海鸥牌双桶的,录音机是燕舞牌双喇叭的,自行车是凤凰牌双梁的……一件一件,都是任喜过的娘亲豆菊芳卖了家里的余粮和

圈里的肥猪,挑了又挑、拣了又拣给女儿任喜过买回来的。娘亲豆菊芳还做得一手好豆腐,村周围的人就还叫她豆腐西施的。她做豆腐又赚了一笔钱,所以尽着她的一切可能,要给任喜过陪嫁好,她不能让宝贝女儿任喜过输在初婚的日子里。

灯光照射下的陪嫁,还有娘亲为任喜过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八床被子,一水儿的绸缎面子,或桃红、或玫红,整齐地叠在一起,像是一堵晃人眼目的花墙。为这花墙奠基的,是两口描金的箱子。关中西府的规矩,娶媳妇嫁女,别的陪嫁都是附加,唯有描金箱子,是必不可少的。娘亲听人说了,原上吴木匠的描金箱子最好,一是用料讲究,二是画工精美,口口相颂,价钱自然也掰得硬实。娘亲豆菊芳眼眨都没眨,从渭河边的麦禾营村走出来,往返四十里,上原给任喜过背回来两口描金箱子。任喜过忘不了,娘亲豆菊芳把两口描金箱子背回麦禾营村的时候,村里人的眼睛都直了,大家看见任喜过的娘亲,都像不认识似的交头接耳,是非成了一片。

脱帽富农婆子……她可是精神起来了!

脊背上背一口描金箱子,胸口上抱一口描金箱子,用软布带子绑了,一前一后搭在娘亲的肩上,任喜过也敏锐地看见了。她像村里是非着的人一样,先看见了描金箱子,然后才看见娘亲的。当时的情景是,油漆得通红闪亮的两口描金箱子,打村口一步步挪进来时,大家以为描金箱子长了眼睛腿,自己往前走着来的。应该说,那两口描金箱子是太打眼了,怎么看,怎么好,红堂堂的箱脸儿,四边全都勾描了棋、琴、书、画那种古雅的但又是新颖的金色镶边;镶边的中间,浓墨重彩的又都画了金光闪闪的斗方画儿,一个是《西厢记》里崔莺莺普救寺会张生的故事,一个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十里相送的故事。这样的故事,可都是“四旧”呀!打倒多少年了,如此亮晃晃复辟在人的眼睛里,狐疑和惊讶是难免的。

麦禾营的人狐疑着、惊讶着,直到描金箱子走到他们跟前,他们看见不是描金箱子长了眼睛腿自己走,而是任喜过的娘亲肩背着走来时,他们

中的一些人低下了头。任喜过没有，她在一阵狐疑和惊讶后，跳着跑着迎着娘亲而去，从娘亲的肩上卸下描金箱子，娘亲一边，她一边，就又抬着描金箱子走了。

把描金箱子抬回家，任喜过给娘亲端了一碗水，半嗔半娇地说：“娘咋不给我说？”

娘亲豆菊芳喝了一口水，说：“怕把我娃吓着了！”

任喜过说：“娘不怕，我还有啥怕的。”

娘亲豆菊芳说：“是啊，脱帽富农婆子怎么了？啊，脱帽富农婆子没啥怕的了！”

任喜过找来一块抹布，心爱地擦拭描金箱子上的浮尘，潮湿的抹布在箱脸上走过，使箱脸上的图画更清晰、更显眼。任喜过看着那金灿灿的人物故事，心里喜着，却还问她娘亲。

任喜过问：“这都是什么呀？”

娘亲豆菊芳说：“我有意挑的，一个是《西厢记》里的崔莺莺和张生，一个是化蝶成仙的梁山伯和祝英台。你不知道，当年娘嫁麦禾营的时候，你舅姥爷给我陪嫁的就是这样两口描金箱子哩。”

任喜过见过娘亲的那两口描金箱子，破“四旧”时，别人没上家里来，娘亲自己就把那两口描金箱子砸了。任喜过朦胧记得，娘亲在砸描金箱子时，像她现在用抹布擦拭娘亲给她陪嫁的描金箱子一样，端了一盆清水，拧着湿抹布，把她陪嫁来的描金箱子，很仔细地擦拭了一遍，把描金箱子擦拭得纤尘不染，最后还用她的热脸蛋，把描金箱子上的人物故事挨个儿贴了贴，嘴里念念叨叨的，然后抡起一柄带把的斧头，朝着她心爱的描金箱子就是一通乱砍乱砸，直把描金箱子砍砸得成了一堆劈柴，把自己砍砸得披头散发，像个疯癫了的婆子一样，痴痴呆呆垂首站在描金箱子花红柳绿的碎片前，悄没声息地流着泪。她给任喜过买回那样的一对描金箱子，她是追寻自己曾经碎了的梦吗？任喜过不知道，但任喜过说了。

任喜过说：“这是‘四旧’哩！”

娘亲豆菊芳笑了，说：“我还是脱帽富农婆子哩。”

娘亲豆菊芳这一说，放在早前的日子里，不把她娘儿俩吓个半死才怪。现在说，娘亲是笑着的，任喜过忍不住也笑了。

所以能笑，也敢笑，娘儿俩是听着广播匣子里天天讲，要大家勤劳致富；下村来的公家人，也张大了嘴说，要大家勤劳致富。娘亲给任喜过特意儿陪嫁这对勾画了“四旧”的描金箱子，正是娘儿俩勤劳致富的物产哩！

娘亲豆菊芳给任喜过没少念叨，他们家所以被划为富农成分，所以戴了富农帽子，原因是多种多样的，其中的一条原因就是他们家的传统，一代一代的人都太勤劳了，都太节俭了。

软在娘亲怀抱里的任喜过，在她出嫁的这个晚上，真想一直地赖下去，可是娘亲推她了，哪怕她哭得泪人儿一样，娘亲也是毫不留情地把她推了起来。娘亲说了，哭两声就行了，别把自己的眼睛哭得血出来，天明进了女婿家的门，让人见了，还以为你娘我虐待你了。娘亲豆菊芳的话，冷冰冰的，在任喜过的意识里还是头一回，她不解地从娘亲怀里硬挺起来，抹着眼泪不哭了。任喜过突然想，生为一个女子，娘家妈的娇宠原来是靠不住的，日后的路，好走难走，看来都得靠自己走了。

昏昏沉沉，任喜过是怎样睡过去的，她不知道。但任喜过听见娘亲豆菊芳养在后院里的鸡，站在架子上，昂起花红的鸡冠子，喔喔喔高叫起来的声音，她睁开了眼睛。

睁开眼睛的任喜过没有从被窝里爬出来，她伸手一摸，摸在一堆棉乎乎的衣服上，她知道这是娘亲为她准备的嫁衣，她从被窝里爬出来，就要脱下为女子时的旧衣服，换穿上这堆扎了花、绣了朵的嫁衣的……这么想着，任喜过抓了一把嫁衣，那红红的锦缎袄儿，那红红的锦缎裤子，可都是娘亲的绣工女活。这一点，娘亲豆菊芳让任喜过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她相

信,除了她的娘亲,在有了专门的裁缝、专门的缝纫机后,是没有人做得出这么精细的手工活了。正心怀感激地想着亲爱的娘亲,任喜过独自居住的厢房门咯吱一声响,娘亲端着一盆热气腾腾的洗浴水进来了。

娘亲呼唤着任喜过,让她起来洗浴。

娘亲说:“谷梦梦下话过来,说他们谷寡婆村今日三门娶亲,哪门抢了先,哪门得风气。”

是个什么风气呢?任喜过不知道,也没问晓事的娘亲。但她知道,渭河从甘肃的鸟鼠山发源下来,曲曲拐拐跌出宝鸡峡,进入关中西府后,西府人的风俗就是这样。为了抢先那个风气,娶亲的人家常半夜就都上路了。这让任喜过想来,就有了十分的笑。

任喜过想笑:土匪抢亲吗?半夜三更的。

任喜过知道她不能笑了,她在娘亲豆菊芳的呼唤声里钻出被窝,又在娘亲的帮助下,洗了一遍身子,换上了新嫁衣,坐在炕边上,才刚喘过一口气来,就听见她家的大门被娶亲的谷梦梦拍响了。

娘亲豆菊芳小跑着到了大门口,她是要立即打开大门的,却听见门外人声喧哗,其中就有娘亲豆菊芳熟悉的麦禾营村乡亲,挡着敲门的谷梦梦,向谷梦梦讨要彩门钱……哦,搭彩门,关中西府的风俗哩。嫁女的人家,在村里活得有没有人气,就看嫁女这天的彩门了。人气高的人家,不用请,村里一户不落地都要来,来人摘下绕在脖子上的围脖,解下顶在头上的头巾,往嫁女人家门上能搭的地方搭,不知是否有意,西府人家,穷得脱了裤子卖,在建屋院时,便是少盖一间房子,也要腾出砖瓦木头,为他们家修筑一个门楼的。门楼上吊角挂斗,挑檐重櫨,就还多是搭彩的地方。红红黄黄、蓝蓝绿绿,五彩缤纷的围脖、头巾,一条一条,重重擦擦,搭在任喜过家的门楼上,让任喜过的娘亲透过门缝看出来,心慌得差点晕倒。

脱帽地主婆子!

任喜过的娘亲豆菊芳抬手捂住自己的胸口,她在这一刻,真正感到她

和麦禾营村的乡亲是一样的了。在此之前,任喜过的娘亲不敢奢望,大家会在她嫁女的时候来到她家门楼前,给她家搭彩门的。捂着“呼呼”狂跳的心,任喜过的娘亲没有立即打开大门,她让村里来搭彩的乡亲,与来娶亲的谷梦梦尽情嬉闹。

这一时刻,哪怕是唱戏、耍社火的场子,也没有任喜过娘家门外乡亲的喧闹,更让任喜过和她的娘亲豆菊芳开心的了。

新
婚

第二章

院子里耍房的人,有一些跟谷大房是一样的,守旧的他们,对上官乐的开朗大胆,觉得太“那个”了,有些不习惯、不适应。但是,这毕竟是在发骚遭怪的耍房过程中,他们都有种“新媳妇三天没大小”的意识,因此也使大家都有一种从未经见的新奇与新鲜。

两只描金箱子,分别扎绑在两辆自行车的后架子上,箱盖上各自又擦着四床被子,再是洗衣机、录放机以及别的陪嫁物品,一字儿排开,全都扎绑在了自行车的后架子上……这是谷梦梦迎娶任喜过的队伍,长长的一溜自行车,花花绿绿地扯开来,几乎是头不见尾、尾不顾头了。红绸袄、红绸裤子的任喜过,在娘家的几位亲眷簇拥下,从她出进了二十年的娘家门里走出来,走到谷梦梦把持着方向的自行车前,屁股轻轻地拧了一下,就稳稳当当地坐在后架子上。任喜过的这个动作是熟练的,像她平时练过了一样,谷梦梦就也十分配合地一脚踩着自行车的脚踏,在麦禾营村的街道上向前滑了几步,然后抬起另一只脚,从自行车前梁上跨过去,坐在自行车的座垫上,双脚踩着自行车的脚踏,踩在自行车阵的最前头,引领着长长的自行车队,蜿蜒蜒蜒,曲曲拐拐地出了麦禾营村,向着暗夜里的谷寡婆村疾驶而去……这个特殊的自行车娶亲队列,走出麦禾营村已经很远了,可是他们还能听得见身后没了踪影的麦禾营村,任喜过娘家嫁女燃放的爆竹声。

任喜过只觉身边风声呼啸,她想谷梦梦该给她说话,却没有,她就只能自己乱想了。

任喜过首先想,谷梦梦给她下话,说他们谷寡婆村今日三门娶亲,谷梦梦组织了自行车队来娶她,那么那两门呢?他们也是组织自行车队娶亲吗?任喜过不敢保证,想了想就把这件事丢到了脑后。任喜过在她初婚的日子,告诫自己不要多想,她知道想什么都是白想,在这一天,新娘子就是一只猴子,一只化了妆的猴子,她没有自己的主张,没有自己的自由,谁想要就能要,要得过了也不要紧。任喜过不要自己多想,然而又不能够,特别是娘家人在麦禾营村为她燃放的送嫁炮,一会儿响一声,一会儿响一声,她就不自禁又要想谷寡婆村,村里一日三门娶亲,还不知要燃放多少打炮仗哩!

谷寡婆村没有让任喜过失望,在她的自行车娶亲队伍进村的时候,那两门的娶亲队伍刚也进了村子。

当然,这不是商量好的,也不是谁等谁,完全是个巧合。

有了开头一个巧合,就有接下来的第二个巧合,那就是三门娶亲人家燃放的娶亲炮仗了,“劈里啪啦,劈里啪啦”,差不多又都抢在同一时间燃放起来了。这一家的二踢脚,“咚”的一声窜到高天上,“啪”的一声炸响,那一家的二踢脚,又“咚”的一声窜到高天上,接着“啪”的一声炸响……千字头、万字头的鞭炮,在每家大门外扯开来,一齐地爆响着,不知是受了鞭炮齐鸣的影响,还是各家燃放二踢脚的炮手,无意中同一时间点燃了二踢脚的药捻子,使得三家的二踢脚又同一时间“咚”地窜上高天,再同一时间“啪”的炸响。谷寡婆村在这一天,可是太热闹、太红火了。鞭炮和二踢脚炸响的天上地下,满是炮仗炸过后的纸屑,红是红,绿是绿,搅和在一起,先在天上飘飞着,飞着就落到地上,人从上面走过,炮仗的纸屑还会飞扬起来,沾在人的衣裳和鞋面上,个别的,就还飞扬着,钻进人的头发里……原来不很规则的谷寡婆村,土墙上,砖墙上,碾盘、碌碡上,牲口桩子上,官井沿儿上,以及大大小小的石头、高高低低的树木柴垛上,有人早早地贴上一方方手片大的红彩纸。这也是西府的老规矩,人称遮丑红的,就像新娘头上顶的红盖头一样,是同一个道理呢。

谷寡婆村的万事万物,按着老理儿,都贴上了遮丑红,但是要来的新娘子,却没人顶红盖头。这该是破“四旧”的功劳了,有些被破了的“四旧”,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,悄悄地恢复着,譬如任喜过的娘亲豆菊芳给任喜过陪嫁过来的描金箱子,譬如谷寡婆村给村里万事万物贴上的遮丑红,全都不走样的恢复了,可是新嫁娘头顶的盖头布,却彻底地破掉了,没有哪个新娘再顶了。

因为没顶红盖头,任喜过淡淡地抬眼一看,就知道谷寡婆村的三门娶亲人家,一家在自己家的近隔壁,一家远一些,在村子拐弯的西口上。

村子拐弯的西口上那一家,情况是怎样的呢?任喜过还不知道,但她家隔壁的这一家,谷梦梦没有下话,是任喜过的娘亲豆菊芳问出来的。心细的娘亲晓得“远亲不如近邻”的道理,她给任喜过寻找抱她的那家人,问了他们家的情况后,很自然地就把近邻的情况也问了。娘亲问来的情况是,谷梦梦家的近邻是他们谷寡婆村的老支书谷大房家。

谷大房的名声不坏。同在渭河边上,麦禾营村与谷寡婆村隔着小十里的路程,任喜过的娘亲豆菊芳也早耳闻过谷大房了,知道他在人民公社化时当着谷寡婆村的支书。

村支书不是啥大不了的官,但在一个村子里,他就是人见人畏的皇上了。

任喜过不知道娘亲豆菊芳为啥没有弹嫌这样一个近邻?到她无法选择地进了谷梦梦家的大门,拜了天地,入了洞房,不用眼见,仅凭耳闻,就已感觉到隔壁两邻都办喜事,但热闹的程度是大不一样的。她家这边,不论是拜天地,还是宴客人,全都静悄悄地按部就班地进行,没有喧哗,没有戏耍,每个人都陪着小心,生怕弄出大的响动,搅扰了隔壁谷支书家的喜事似的。可他们家则不同,一台带着大喇叭的收录机,从头到尾地响着,哇啦哇啦,调一个频道唱流行歌,再调一个频道又吼秦腔,交织在一起,没边没沿,无休无止……还有猜拳行令的嚎叫,喷吐着肉的香气,菜的香气,酒的香气,翻越过两邻不是很高的界墙,直往任喜过的身体里钻。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叫人哭笑不得的事,谷梦梦的几个老亲戚,多年没太走动,这一日,来吃谷梦梦的喜酒,结果进错了门,坐了隔壁谷支书家的席,酒斟上了,菜端上了,却突然发现进错了门,赶紧退出来,再进谷梦梦家的门,脸上臊臊的,像染了红一样,埋怨谷梦梦,怎过的喜事呀,弄得咋是这么冷清?

正月里,天短夜长。

热闹也罢,冷清也罢,大概都应过去了。但却没有,热闹的谷支书家更热闹了,相比之下,冷清的谷梦梦家里也就更显冷清了。

村支书谷大房的黑棉袄上套了件藏蓝色的中山装,他站在自家的雕花门楼前,满脸的喜气和春风,鞭子赶一般,把他脸上的皱纹全都赶到眼角旁堆叠起来,似乎更加突显了他的喜悦,有人从他家门里走出来,他送上一根香烟,问候一声,喝好了。有人向他家门里进,他递上一根香烟,叮嘱一声,放开喝,甭怕醉。眼看着天黑下来,谷大房举手向雕花门楼内的院子招了招手,就有持事的人推上电闸,把吊在院子棚梁上的灯泡几点亮

了。因为灯泡瓦数大,点亮后把雕花门楼内的院子和雕花门楼外的街道,全都照得亮晃晃的,仿佛白昼一般。人潮一拨一拨地来,一拨一拨地去,谷大房的中山装口袋,就像取之不竭的聚宝盆,来来去去的客人,能抽烟的他敬烟,不能抽烟的他敬糖。

谷大房把烟敬上去了,就热乎乎地说,吸着,吸着。

谷大房把糖敬上去了,就热乎乎地说,拿上,拿上。

客人吸了谷大房的烟,拿了谷大房的糖,给他回几句敬奉的话就成了必然。

有人说了:“老支书给娃办事,把人几天劳累扎了。看哩,你的眼睛都熬红了。”

有人说了:“这回给二娃把媳妇一娶,老支书的心事就全咧,你就尽等着享福了。”

有人说了:“今日这事,办得全村头一份,还是老支书的威望大,脸上有光哩。”

大家用话敬奉着谷大房,他没有不应道理,因此他张着嘴,一遍一遍地应承,先说全靠乡党帮忙哩,我连个啥啥的力都没出,能劳累个啥?快进屋去,进去了要吧!我立站门口,是代表我全家欢迎乡亲们来哩。再说大炮一响,把儿交给婆娘!咱人老了,要知道老哩,以后就不操娃娃的心咧。后又说啊呀啊呀,今日把乡党怠慢了,改日有机会给乡党把情补上。

言语来,言语去,谷大房的院子里挤满了人。

大家依着风俗,是来耍房的,新郎谷天明在掀来挤去的人伙里,像他爹谷大房一样,给大家发着烟,新娘上官乐跟在谷天明的身后,拿着一匣火柴,给嘴上叼了烟的人点烟。因为幸福,因为羞涩,上官乐的脸红扑扑的,洋溢着甜蜜的微笑,一双大大的黑宝石般晶莹而灵泛的眼睛,闪烁着熠熠的灿烂的光色。在学校文艺特长小组里担任主角的高中毕业生,很少农村女娃未曾经见过世面的扭捏和惶恐,她落落大方,举手投足是那样的得体自然。上官乐似乎有种先天性的体悟,在这样的场合,羞涩一点是

新
哈

应该的,但一定不能太怯场,越是手足无措,越会惹起耍房人的情绪,恶作剧的路数,自然就会像井喷一样冒出来,让人应接不暇,洋相百出,学过一点政治,略通一点辩证法的高中生,知道无论在什么情况下,无论做什么事,掌握主动权是关键的。自由恋爱,甚至不顾自家大哥的激烈反对,私订终身,把自己嫁给谷天明,她知道他是厚道的,厚道得还有点古板,还有点儿死心眼,正因为如此,上官乐看见谷天明就乐,就爱得不能释手。跟在谷天明身后给大家点烟的上官乐,早把古板、拘束的谷天明看透了,凭他在耍房的人伙里乱钻,还不惹得耍房的人把他俩撕碎吃了去。手、手、手……到处都是手,有些伸来的手已经闪电似的摸了上官乐最为敏感的地方,乳房、屁股……上官乐左闪右躲,可她又能躲得了几只伸来的手?上官乐心想,躲不是个办法,她要主动出击了。她出击的办法是往谷天明的前头跨了一步,从他的手里接过西府乡间最为吃香的本地产金丝猴烟,取出两支,噙在自己的嘴上,划着火柴吸燃,再从自己的嘴上取下来,顺手塞进旁边人的嘴上。

上官乐吸燃两根烟,吸燃了就递发出去,也不知她吸空了几只金丝猴烟盒,直把自己一口一口吸着,吸得晕晕的,这才把乱哄哄耍房的人群安顿下来。

上官乐有了喘口气的机会,可她还把气没喘匀,却听人伙里两个半大小子野腔野调地吼唱起来。

扳转肩膀亲上个嘴,
肚肠里结的疙瘩化成了水;
冰糖砂糖尝了个遍,
要数妹子儿唾沫星星甜。

上官乐扭头找着吼唱的小伙儿,她找到了,笑盈盈忽闪着的两只大眼睛,放胆瞅着那两个半大小子,不但没有退缩,反而发起更加强烈的“攻击”。